

新 小 說

新舊家庭續集

卷 上

商務印行
印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625B

新舊家庭續集目錄

卷上

- 第一回 道聽塗說傳布新聞
第二回 歸去辭願學陶彭澤
第三回 進良言屢挫談鋒
第四回 話別會歡逐急先鋒
第五回 釋古語逢彼之怒
第六回 聞忠告毫無結果
第七回 見謗書何以爲情
第八回 掌染胭脂一擗紅
- 心逾炭墼三分黑
賦閑情茶寮充公館
化白蝶粗心焚鈔票
動舊夢蒿里憶妻房
照紅鸞拼命索嫁粧
珍珠鞋光明照西土
琉璃蛋漂亮比東牀

第九回

五臟殿發生小衝突

一品鍋餽送大團圓

第十回

淚竭聲嘶連天叫苦

樓空人去平地興波

第十一回

鳥語花香轉移空氣

人亡家破潦倒窮途

第十二回

春夢一場自怨自艾

楚歌四面索債索人

卷下

第十三回

含冤莫訴氣破肚皮

療姑無方變生口角

第十四回

指桑罵槐婆娘洩憤

牽枝帶葉小姐念經

第十五回

演手勢絮絮話家人

誇眼光喃喃頌聖母

第十六回

聞密語敲斷木魚聲

誤佳期打破鴛鴦夢

第十七回

受誑騙私提存款

遇穿窬頓破陰謀

第十八回

占吉夢鏡花水月

指迷津暮鼓晨鐘

第十九回 悸娘子變換方針

懦丈夫脫離裙帶

第二十回 廿載蹉跎重圓破鏡

一朝邂逅打破疑團

第二十一回 回頭前夢倒轉年光

援手中流脫離苦海

第二十二回 入學校重增新知識

出波濤締結巧姻緣

第二十三回 除莠去稂人心大快

斬荆翦棘家道重興

第二十四回 是是非非各有結果

空空洞洞聊作收場

新舊家庭續集卷上

第一回 道聽塗說傳布新聞、陰盛陽衰沿用舊歷

提起一枝破筆。尙沒有颺颺落紙。卻先向書案旁邊望這一望。（從破筆說起、可謂破空而起）牆壁上面不是換着一份本年的新日歷牌麼？嘆！舊日歷牌卻向那裏去了？（無限感慨）原來一紙一紙的揭動經那三百六十五次的手續。一份很厚很厚的日歷牌薄了又薄了。沒有了。雖說輕輕一揭不費甚麼吹灰之力。然而全世界的掀天事業撼地風潮以及一切貪嗔癡愛悲歡離合都隨着那一紙一紙的字條兒化爲陳迹。何況在下所編的新舊家庭真是小之又小微之。又微。宛如太倉一粒粟。九牛一根毛。滄海一勺水。恆河一點沙。二十四回的齊東語自然也隨着三百六十五紙的日歷牌同時告個結束。現在提。

起着一枝破筆恰是新舊日歷破題兒第一天更換也是新舊家庭破題兒第一回繼續（落到本書）本書所說的一百零八間大宅裏面也換了一番新年氣象照牆上面的美人廣告又經紙煙公司裏吩咐畫匠加上了一層彩堊這個吸紙煙的時裝女郎烘染得栩栩欲活媚態橫生櫻口裏銜着的煙捲吸了三百六十五天一枝依舊是一枝然而這所巨宅裏面早鬧得笑啼都有歌哭無常（彙括前集二十四回事）房東家裏的陸桂枝小姐本是一個油博士驀然化做粉美人打扮得齊齊整整嬌嬌婷婷也是口銜着煙捲在大門外瞧看行人倒惹得往來過客胡猜亂測牆上繪的是美人門外立的也是美人牆上的美人口銜着煙捲門外的美人也是口銜着煙捲一個兒死招牌一個兒活招牌遮莫是紙煙公司推廣營業利用這一死一活的廣告招徠主顧（然則去年桂枝倚門吃饅頭時可稱之曰饅頭廣告矣）李英姑失蹤以後井落銀。

瓶。一些兒沒有消息。這所大宅裏面的婆婆媽媽姊姊妹妹喫閑飯管閑事尋常失去一隻貓踏死一隻雞也要絮絮叨叨講個不絕口。何況同居人家出了這驚天動地的新聞自然儘着這個空閑舌頭拼命亂講講得三天不口乾七天不嘴酸（都是豐干大弟子）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一人傳十個人傳百都道是大宅子裏面走失了女郎那些以耳爲目的道聽塗說不求甚解料想這個女郎定是每天傍晚站在門外吸紙煙的女郎茶坊酒肆紛紛談論落在小報館的訪員耳朵裏又添了新聞材料隔了一天便在報上登出一條新聞題目喚做『巨室女郎失蹤奇聞』說的是『某巨室之公子素負豔名。有香煙招牌之綽號。某日之夕偕其所歡席捲所有私開後園門一去不返。現雖偵騎四出覓影尋聲。但不識鴻飛冥冥果能弋獲否也』這條新聞刊布以後倒惹得少年探豔團裏大起恐慌立開緊急會議派着幹練的團員親往。

該處實地調查，卻見這個齊齊整整的陸桂林，依舊是俏立門前，嘴裏吸煙，捲眼裏瞧，行人才曉得報紙上的說話，驢脣不對馬嘴，全是子虛烏有。便有幾個代抱不平的署着『旁觀不平子』和『熱心冷眼人』的別號，寫信到報館裏面責罵編輯人，說他顛倒是非淆亂黑白。編輯人忙把那天的新聞竄改幾個緊要字面，卻在報尾更正起來，說道：本是這般云云，卻被手民誤排，致乖事實。這『手民誤排』四個字恰是編輯人脫卸干係的通套語，可憐這代人受過的排字人，排到報尾的幾行更正真叫做啞叭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痛。（尋常事一經拈出，便都可笑）翦斷閒文，免生枝節，單說這所大宅裏面同居的人家，有新有舊，新的愛奉新歷，新年舊的喜用舊歷，新年李氏婆媳都是富有的，新知識的當然適用，新歷新年房東陸鏡蓉和那租戶李夢生、王培卿、劉鴻儒等都是沿用社會習慣，只懂得舊歷，新年就中惟有趙玉麟和他娘子爲這

新年問題險些兒大起衝突。玉麟崇奉太陽，歷娘子崇奉太陰。玉麟說：我們新人物，合該變換舊習慣。娘子說：我們中國人因甚要學外國派夫婦？倆各有理由，各有信仰，正應着近人的滑稽聯語叫做「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但是這位趙先生，曾有三千年的厲行女權的主張，比着男女平權還要透進一層。所以這番爭執，依舊是娘子軍占了上風。隨着大多數的同居人家歡喜度那舊歷新年，偌大的宅子，除卻李氏婆媳這一家，誰還懂得陽歷兩個字？（可謂陰盛陽衰）逢着陽歷元旦日，李氏婆媳親向同居家裏道幾句吉祥話兒，倒惹得那婆婆媽媽姊姊妹妹，呆了半晌，宛似丈二長的和尚，摸不着頭腦。還有幾個鄉間老媽子，背地裏吃吃私笑，笑他們枉做了太太奶奶，怎麼日子都過得昏了。好好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卻道是大年初一，分明在那裏做夢？（可笑亦復可歎）比及到

了舊歷新年。嘩喇嘩喇的洗牌聲。叮當叮當的擲骰聲。一片響亮充滿了一百零八間的屋子。牽親帶眷呼朋喚友也不問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混在一起。兒亂賭。惟有李氏婆媳這一家依舊是琴聲鳴鳴書聲琅琅和向日沒兩樣。一天婆媳倆對坐閑談。媳婦章氏道我們搬進這所宅子裏宛似住在魔窟裏一般。眼見這些男女們執迷不悟似醉似癡深深的陷溺在惡社會裏面竟想不出一個善法把他們超拔出來。婆婆朱氏道我們住在這裏原想給他們做個家庭模範無奈他們見了我婆媳倆的影兒便要遠遠的躲開縱有滿肚皮的說話也教人無從說起。我們雖不久便要遷移然而臨別贈言合該有個最後的忠告。當下婆媳倆商議多時。章氏的意思要發起一個家政改良會來邀合宅的婦女都來聽演說。朱氏搖頭道不行不行他們賭得興高彩烈誰耐煩來聽演說。依我的主見不如趁着明天傍晚時候他們賭局恰恰歇手日局已畢。

夜局未上利用這個時間辦些茶點請他們撥冗一敍臨時再用說話點醒他們的迷夢他們起初不知道是演說或者肯到這裏來坐坐章氏連聲道諾贊成了婆婆的主張到了來日婆媳倆監督傭婦把客堂裏鋪陳一新應時鮮蔬精細茶食滿滿的裝在高腳玻璃盤內在那布置的當兒早被偵探大家陸桂枝瞧在眼裏便向同居人家四下裏通報說李姓家裏備了許多食品濕的也有乾的也有許多高腳盤排列大餐檯遠遠望去恰似一字長蛇陣一般遮莫他們家裏有甚麼貴客到來誰料到了傍晚李姓婆媳派着傭婦分頭去請同居人家的太太奶奶小姐赴會桂枝所說的貴客自己也是一分子怎不滿懷歡喜正是

只道朵頤供大嚼誰知逆耳進忠言

第二回 歸去辭願學陶彭澤 話別會歡迓急先鋒

李姓婆媳搬入這所大宅子。不到半載。因甚便要遷移。其間卻有兩層原因。第一層是自己的性質和同居家裏截然不同。薰蕕必須異器朱墨。不能同硯端。怕家裏兩個天性爛縵的孩子被那大宅子裏的習慣所移起甚麼同化作用。第二層的原因比第一層尤爲重大。健甫少年畢業充任法官本來抱負甚大。想在民國官吏中放一異彩。誰料一涉宦海。意味索然。官場裏的黑幕和那大宅子裏的情形竟沒兩樣。官場裏顙預辦事的宛似房東太太擠陷異己的宛似夢生娘子。武人干涉政治恰似趙師母挾制丈夫。政客煽動風潮恰似油瓶兒搬弄脣舌以及撒嬌賣俏。便似野心勃勃的陸桂枝裝腔做勢。便似假作惺惺的新嫂嫂。健甫受這種種感觸。便和他母親娘子商議道。宅子裏面當然不能久住。政界裏面也是不堪。終戀偶然搬出了這所宅子。我卻仍在政界裏廝混。便和沒有搬出這所宅子一般。當下李氏婆媳倆便下了一個決絕的斷語。

說道。一面你準備辭職一面我們準備搬家。這般辦法可好。（直截痛快，有丈夫氣）健甫拍手道好好在這般婆娘式的政界裏廝混氣也嘔得夠了好在家鄉還有些田產不靠着做官生活與其忍氣吞聲和那婆娘式的官僚作伴不如習勞耐苦和那神聖般的農工爲伍（是善知識，是大解脫）有這一番決議辭官的辭官搬家的搬家兼營並進不消細說這天婆媳倆在宅裏設着茶點和同居話別進那最後的忠告健甫也在衙署裏設着茶點和同僚話別進那最後的忠告健甫進忠告時同僚聽了怎樣對付不在本書範圍以內編書的懶去描寫。（實亦無須描寫，但觀婆媳倆進忠告時，同居聽了，怎樣對付，便知健甫進忠告時，同僚聽了，怎樣對付也）單講這天傍晚時刻賓客裏面的先鋒隊便要首推房東家裏的陸桂枝聽得了一聲請似得了將軍令五臟神願隨鞭鎧他也不須更換服飾大新年裏天天打扮得花朶一般這所大宅子。

裏那個比得上他。圍着駱駝城巾，穿件咖啡色的雲霞緞，狐皮襖上面獵城女帽掩蓋着雲鬢，下面長襪短袴，不繫裙子，一陣皮鞋聲響從備弄裏走將出來。身子未到早有陣陣香風做那桂枝小姐的先鋒隊（是謂先鋒隊之先鋒隊），比及到了李家門首，尙沒跨進門限，早提起嗓子笑喚道：快快出接大客人來了。（何不曰快快出戰、先鋒隊來也）朱氏、章氏、婆媳倆聽得趕忙出外迎接，推讓入室。桂枝不客氣，大踏步跨入客堂，婆媳倆正要道聲請坐話，尙不曾出口，桂枝早在大餐檯旁邊的坐椅上舒脚伸腿的坐下，慌得章氏忙在下首奉陪。朱氏吩咐傭婦移茶奉客，桂枝把兩手都放在插袋裏，挺直了胸窩，兩眼骨溜溜，在那玻璃高腳盤內打了一個回合（施展先鋒隊之眼光），旋轉頭來，動問章氏道：大嫂，你們請我來做甚？和我談今論古，俺這裏趕麪杖吹火，一竅不通，倘有甚麼精細點心給我吃，俺這裏老虎吞蝴蝶兒，不夠一頓大嚼。說時便

注。視。着。章。氏。面。龐。立。待。答。覆。（施展先鋒隊之聲勢）桂枝涎的臉兒行所無事。轉惹得章氏不好意思代他面熱便答道舍間遷移在卽和府上同居多時自恨沒甚幫助今天略備粗點開一個茶話會還有幾句……桂枝搶着說道粗點細點同是一點你們請我吃我便老實不客氣說時便從右面插袋裏伸出兩雙半的天生肉箸向着高腳盤裏亂抓（施展先鋒隊之手段）比及傭婦移上燈臺送上香茗這齊齊整整的一字長蛇陣早被這員先鋒大將打得七零八落虧得李家的菓品預備充足忙把殘缺的陣一一修補桂枝打得快他們補得快依舊是齊齊整整的一字長蛇陣桂枝把乾的濕的吃一個酣暢潮指頭兒卻不向衣襟上抹取出一塊絲巾細細揩抹比着去年吃饅頭時增進了許多程度又向大餐檯上東一瞧西一望連聲詫異道奇怪奇怪專誠請客怎麼紙煙都沒一枝章氏微笑不答桂枝從插袋裏掏出紋銀煙盒取出兩枝大

喜牌紙煙一枝。唧在嘴裏。把頭湊到燈罩上面。一抽一吸的。煙枝兒着了火。卻把那一枝授給章氏。章氏不受答稱。不會抽煙。桂枝趕把銜着的煙連抽了幾口。青煙縷縷。從鼻孔裏噴發出來。然後把左手夾着殘煙。騰出空嘴。說道。大嫂。你便不會抽。也要勉強抽一下。這煙甜津津香歡歡。抽了幾口。管教你拋撇不下。大嫂。你試一下子。便知道。我不說謊。來來我和你接一個過橋的吻。（奇語）說時。便把吸着的煙含在嘴裏。卻把那一枝煙硬向章氏嘴邊塞去。又把自己的頭湊將過去。掀起了嘴脣。準備要煙頭接着。煙頭傳個火種。這便喚做接一個過橋的吻。（未點頑石之頭。先接過橋之吻。一笑）章氏娘子出身。教會學校。對於紙煙深惡痛絕。不但自己不吸。便是丈夫也不准吸。這番桂枝硬叫他抽煙。慌得別轉了頭。雙手搖個不休。桂枝把章氏瞅了一眼。沒好氣的把煙枝收回了。章氏道。妹妹。我有幾句直言奉告。這紙煙不是個好東西……話。

沒說完桂枝夾着煙枝叫將起來道琪弟弟這裏來給你好東西吃（一邊說不是好東西一邊偏說是好東西）原來章氏的七歲孩子琪兒才從裏面出來桂枝瞥眼瞧見把他拖到身邊道琪弟弟好弟弟你媽不會抽煙你便抽幾日說時便把這枝殘煙向琪兒小嘴裏塞去（惡作劇）誰料琪兒轉身便跑一壁走一壁低低都都的說道紙煙吸不得媽媽講給我聽紙煙裏面有毒質喚做尼哥登吸不得吸不得（觀於此乃知家庭教育之重要）桂枝吐了一口涎沫暗想這李家真古怪不但婆媳倆古怪連這七歲孩兒也是怪頭怪腦誰耐煩在這裏多坐免得沾染了怪氣（怪者見之謂之怪）想到這裏奮勇當先的先鋒隊待要腳底抹油退還原駐地點卻聽得一陣嘻嘻哈哈的聲響從備弄裏傳將過來桂枝點頭道原來他們都來赴會了正是

當頭乍到先鋒隊 押尾旋來大本營

第三回 進良言屢挫談鋒 聞忠告毫無結果

這一片嘻嘻哈哈的喧笑裏面有村有俏有老有少村的便是夢生娘子俏的便是趙師母新嫂嫂老的便是房東太太劉鴻儒娘子少的便是油瓶李小鈴計共六員女將都是散了賭局破工夫前來赴會婆媳倆慌忙招待讓坐送茶房東太太不客氣坐了首席其餘都捱次坐下朱氏章氏打橫陪坐連那先到的陸桂枝七賓二主把大餐檯團團圍住若論衆人的衣飾也都各別有新有舊有華有樸先鋒上將陸桂枝全身披掛上文早已交代朱氏章氏是崇尚儉德的身上的衣服華麗不足雅潔有餘趙師母的鐵機綬金銀嵌皮襖也是歲底喚了成衣匠加工製就新嫂嫂戴着婆婆的孝渾身是縞素衣裳頸裏圍一條蘆花也似的白絨巾上穿一件淡米色的橡皮呢白羔皮襖下套一條榮青囉嘒裙幅上面圍着一行白絨球做個居喪的點綴品俗語道若要俏須戴

三分孝。戴著婆婆的孝。賣弄自己的俏。真叫做父俏父孝的新嫂。嫂鴻儒娘子。是個學究老婆。自然衣飾上面不得考究。夢生娘子的體面衣飾被那鮑婆子。幾番索詐。質當淨盡。自然沒甚打扮。小鈴更不必說了。房東陸太太每日一骨碌。起身便向同居家裏亂闖。頭也不梳。面也不洗。衣也不換。東去吃年酒。西去趕賭局。身上衣服和去年沒兩樣。但是舊油漬上又添加了新油漬。舊灰塵裏又繆入了新灰塵。陸太太衣服上面的垢膩正應了一句『與時俱積』的尺牘。套語……婆媳倆見賓客到齊。正要進幾句忠告之言。卻又一時插不下嘴。原來這幾員女將入席以後。都不會停過嘴。講賭經的講。那東南西北中嚼菓品的嚼出宮商角徵羽。新嫂。嫂道方才這隻東風。卻被上家摸了去。要不是我便自摸。東風麻雀頭。又是對對和趙師母道。我這隻中風出得太遲了。卻放了一個大銃。夢生娘子一壁嚼香蕉夾餅。一壁含糊着答道。要是你不出中風。我怎。

得聯莊三次劉鴻儒娘子嘴裏塞滿了一個文明餅（可謂滿口文明）做聲不得小鈴扯開了油瓶嘴揀着愛吃的只顧吃怎有功夫講閒話（可謂守口如瓶）陸太太捧着一隻新會橙沒好相的亂咬亂嚼滴滴瀝瀝的菓汁都從襟上面滾將下來虧得胸前膠黏着油膩任憑菓汁怎樣多再也不會絲毫沾濕（大有橡皮雨衣的功效）他在咬嚼的當兒眼梢瞟着桂枝卻是老大奇怪怎麼人人都吃菓品獨有女兒不吃只顧抽那紙煙當下暗暗示意連向女兒歪了幾回嘴叫他取菓品吃桂枝不理會陸太太打熬不住便道李伯母府上不比甚麼客氣人家你愛吃甚麼只管吃你若不受人抬舉李伯母見了也生氣說時這滴滴瀝瀝的菓汁又是鴻鉛般的滾將下來趙師母和陸太太並坐生怕打濕了裙子趕把坐椅挪過幾寸桂枝瞅了他娘一眼只是傻笑暗想俺這裏打過頭陣乾的濕的被俺吞滅了不少你卻不曾瞧見婆媳倆陪坐良久

只待有了進言的機會趕把滿肚皮的說話一樁一樁的宣布好容易閑談中止。新嫂嫂笑向朱氏道聽得伯母府上不日便要遷回上海我們尙沒有錢行倒先叨擾了伯母的茶點朱氏暗想進言的機會來了忙答道區區茶點算不得甚麼意思諸位不見笑就是了我們和諸位同居了幾個月雖說近在咫尺卻不曾切切實實的談過幾句肺腑話一來彼此宗旨不同二來大家都有家事現在小兒辭了官職不日回里劉鴻儒娘子忽然插嘴道（料想文明餅吃完了）阿呀你們李先生爲什麼要辭官做官是好賣買好出息我們這個老厭物讀了大半世的書也不曾打幹得一官半職終日坐着冷板櫈博些紅紙包裹的東道李先生這麼輕的年紀早做了官兒真是天大的福分這番辭官還是上司不要他幹還是他自己不要幹若說上司不要他幹這是出了錢可以運動留任的若說他自己不要幹真叫做有福不會享坐着等天亮料想

你們李先生不是這般糊塗人物。朱氏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便道：劉太太若問小兒因甚辭官。這是另一問題。緩日再行報告。今天邀請諸位光臨。只爲寒舍遷移。在卽以後便不能和諸位常常會面。從來臨別贈言。須得有幾句。陸太太忽然插嘴。（料想新會橙吃完了）問着新嫂嫂道：你家老太太出殯以後。不是也要搬家到上海麼？你和李太太倒可常常會面。只是我們這裏遷出了兩家租戶。不見得就有人家來賃屋。每月入款又要短少了幾十塊錢。這個「人不入鬼不鬼」的東西。只得拼命吸煙。一切家計都要我一人操心。這便怎麼好？章氏忙道：陸伯母暫請止談我婆婆的話。尙沒講完。且待講完後再講別話。陸太太沒奈何只得取了一個杏仁餅塞住了自己的嘴。在這當兒。新嫂嫂勾住桂枝的頭頸。把嘴湊近他耳朵。唧噥了一會子。朱氏又接續說道：我們的臨別贈言也。沒有許多話。不過揀着幾樁緊要的講。講要請諸位從百忙裏抽。

些功夫。聽聽。這一番忠告。桂枝連聲。唷。蓦地裏。喚起肚痛。也不道謝。作別離座。便跑。新嫂嫂心裏明白。暗笑。陸太太卻認了真。忙道。阿呀。這妮子。又不曾吃甚麼生冷東西。怎麼肚痛起來。說時。抓了一把松子仁。向外便跑。這時座上只剩了五賓二主。朱氏覺得掃興。便又勉強續講。道今天所講的不過是改良家政的問題。家政怎樣改良。須分作三段講。第一段是：話沒說完。早見趙師母家裏的傭婦氣呼呼地跑來說。道少奶奶快到那邊去。那邊又要上局了。又向新嫂嫂夢生娘子道。王奶奶李奶奶都到那邊去。現正忙着搖骰盆。定坐位。快去快去耽擱不得。打過四圈莊。（恰與一字陣作對）回家吃晚飯也不爲遲。趙師母首先告辭。道李伯母有甚吩咐。緩日再來領教。今晚有些俗事羈身。只得告辭。又回頭向新嫂嫂夢生娘子道。我們一起兒走罷。免得他們久待了。說時三個一人一齊離座。和那傭婦同去。婆媳倆挽留不住。怏怏的送到備弄門。

口正待轉身入室。卻聽得桂枝在備弄裏拍手笑道：「新嫂子，你的計謀使得好。好一個頂刮刮的金蟬脫殼！計婆媳倆，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彼此倒抽了一口氣。比及走進客堂，卻見小鈴依舊在燈光下坐着。朱氏暗想：這孩子倒有志氣。大家都走，惟有他不走。孺子可教，我不妨把他教導教導。當下便含笑喚了一聲：「小鈴，你卻不曾走？我正有話講給你聽。」正是：

誰說聞言多掩耳，却憐聽講有垂髫。

第四回 釋古語逢彼之怒 見謗書何以爲情

婆媳倆滿肚皮說話。一些兒不曾發洩。客座裏面走避。一空獨有油瓶小姐安安穩穩的坐着不動。（竟是一個穩瓶子了。）朱氏暗暗歡喜，連喚幾聲。小鈴小鈴圓睜了兩隻怪眼，不則一聲（又是一個啞鈴了。）原來小鈴乘着婆媳送客的當兒，趕把高腳盆裏的餘剩東西乾的濕的都向衣袋裏塞。衣袋滿了，便向嘴。

裏塞朱氏喚他時他嘴裏正塞着兩個蛋餅待要答應只恨這個舌頭受着周圍的迫壓活動不得朱氏瞧破情形笑道孩子你愛吃東西堂堂皇皇的吃休得扮這嘴臉章氏見十二隻高腳盆兒卻有十隻都見了底便把那兩隻的餘剩東西一概都給了小鈴小鈴伸着兩手連忙接受早已在手滿手在口滿口在袋滿袋好一個一字長蛇陣被他掃除得乾乾淨淨真叫做滅此朝食聚而殲之時光忽忽節過元宵新年的景象已去宅裏的牌聲骰響依舊不曾斷絕然而抑揚宛轉的風琴聲輕圓流利的讀書聲卻又音沈響絕和那廣陵散無異原來編書的寫到這裏李氏婆媳搬家到上海早已有五六天了一天趙師母晨妝完畢坐在客堂裏乳媽抱着小寶立在旁邊這孩子交新年不過三歲錦包繡裏打扮得異常華麗娘子叫着心兒肝兒引逗這孩子發笑丈夫趙玉麟在側廂裏檢理書籍預備到中學校裏去上課乳媽向主婦獻殷勤道奶奶

奶奶這小官人越長越體面了。面龐兒活像他老子。一雙小眼睛黑白分明又活潑。又流動。笑一笑兩腮起着酒渦兒。卻與少奶奶一般無異。一半兒像娘。一半兒像爺。無怪你們歡喜委實是娘的心肝。爺的臟。趙師母道呸。你別亂講。這小孩。完完全全的像娘。卻沒有一絲半毫像他老子。要是像了他老子。我還歡喜。他麼成日價喃喃呐德謨克拉西德謨克拉東。不知胡謔些甚麼小寶。倘也是這般模樣便是下了元色染缸。再也沒有出息。乳媽見話不投機。連忙轉變論調。說這位好官官粗看像老子。細看像娘。奶奶的說話一些兒不錯。玉麟在側廂裏聽得清楚。不敢發怒。只敢發笑。在這當兒門兒呀的一響。新嫂嫂花枝招展般的入室。趙師母趕忙讓坐。大家坐定了。談些閒話。漸漸說到搬家的事。新嫂嫂道我們家裏先把老太太殯葬的事安排妥貼。大約二月中旬便要搬。到上海趙師母道二月裏搬家最是相宜。若在正月裏搬家便大不相宜了。新

嫂。嫂。道。正。月。裏。天。氣。還。冷。端。怕。河。膠。水。凍。不。便。運。送。東。西。趙。師。母。道。不。是。這。般。
說。法。古。語。道。得。好。『二。八。不。打。竈。正。九。不。移。場。』可。見。正。月。九。月。都。是。不。宜。遷。移。
的。月。份。好。笑。李。家。兩。個。婆。娘。枉。算。讀。通。了。書。本。連。那。曆。本。上。幾。行。字。都。認。不。清。
楚。千。不。搬。家。萬。不。搬。家。偏。揀。着。大。正。月。裏。搬。家。這。是。什。麼。講。究。玉。麟。在。側。廂。裏。
一。時。忍。耐。不。住。便。插。嘴。說。道。古。語。不。是。這。般。講。古。語。只。說。『籬。笆。不。打。灶。針。灸。
不。移。場。上。句。說。籬。笆。旁。邊。不。宜。打。竈。以。免。發。生。火。燭。這。是。曲。突。徒。薪。的。意。思。下。
句。說。針。灸。先。生。不。宜。移。場。以。便。做。響。牌。子。這。是。安。土。重。遷。的。意。思。無。奈。世。俗。不。
察。以。訛。傳。訛。卻。把。籬。笆。喚。做。二。八。針。灸。喚。做。正。九。還。要。強。爲。之。解。說。甚。麼。二。八。
兩。月。不。宜。打。竈。正。九。兩。月。不。宜。移。場。好。好。的。兩。句。古。語。卻。被。人。家。解。釋。錯。了。趙。
師。母。怒。道。胡。說。你。懂。得。甚。麼。東。西。(則。將。應。之。曰。德。謨。克。拉。東。德。謨。克。拉。西。)鵝。
食。盆。裏。誰。要。你。鴨。子。來。插。嘴。玉。麟。不。做。聲。挾。了。書。籍。自。到。中。學。校。裏。去。上。課。不。

在話下新嫂嫂笑道真叫做一物一制你們這位見了你師母真個是爛泥菩薩落在湯罐裏一般搓也搓得長捏也捏得扁我雖學得你的小套祕訣（回應上集第八回）我們那個見了我也不敢十分倔強然而不能像你們這位的依頭順腦任憑你呵來喝去一些兒不計較好師母我家遷移在卽你索把大套祕訣一并傳授了我便一輩子感激不盡趙師母正要對答房東陸太太又闖將進來他是『熟不拘禮』沒人招呼也會坐下腦後的髮髻脫卸了一圈挂在脊梁上恰似一條放大的刺毛蟲乳媽抱着的小寶瞧着房東太太的髮髻覺得可怕嘴裏咿咿啞啞伸着小手不住的指點房東太太誤會了意思拍着兩手笑向小寶道小官官你指着婆婆可是要婆婆抱來來婆婆來抱你乳媽忙答道小官官要到外邊去頑頑回來再請太太抱說時便脚下明白迴避到外邊去原來陸太太這一身衣服宛似貼了『油漆未乾行人注意』

的警告（絕倒）錦包繡裏的小寶落在他手裏多少總要沾染些油膩所以乳媽託詞迴避了不表乳媽抱着小寶自去遊頑再說房東太太談了些閑話忽然發起議論道無論甚麼人家總要男勤女儉才能把人家做起像你們趙先生王先生都是會賺錢會幹事又碰着你們兩位賢能的內助自然家道便一天一天的興隆起來若像我們家裏那便糟了不知我前世作了甚麼孽罰我今生嫁一個煙鬼做丈夫成日價在牀上躺屍靈甚麼事都不會幹重擔子給我一人挑開門七件事件件都要我操心害得我貓一般叫狗一般跳勤勤儉儉的替他撐起這個門面他卻得福不知有恩不報真叫人又氣又惱趙師母笑問道你家陸先生又和你尋甚氣惱房東太太道他在三更半夜吃飽了斷命鴉片嘴裏喃喃呐說我不會當家不會管女兒好好的家庭給我弄壞了斷他又不知從那裏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裏面有許多惡濁不堪的話誣謔我的

女兒。趙師母。新嫂嫂。你們都在一宅子住好事也逃不過你們的眼。惡事也瞞不過你們的耳。我家桂枝只是一副孩子氣不懂避嫌疑。其實他這顆心明清皎潔一些兒沒有曖昧行爲坐得正立得正那怕和尚道士合坐一板櫈。這封匿名信不知是那個使促狹的造言生事說壞人家的黃花閨女似這般狗屁不通的書信便在煙燈上燒掉了倒也乾淨可恨這煙鬼痰迷了心竅也不查察真假便把我一頓排柺說我坐家不正治家不嚴沸沸揚揚的吵鬧起來人家聽得了成甚麼模樣况且三月裏桂枝便要出閣倘有甚麼耳報神添枝添葉傳揚到外面去男家知曉了難保不生出甚麼枝節便算果有其事也該隱瞞隱瞞。何況本沒有這件事沒的抓了一個蟲向自己頭裏去亂搔……房東太太說到這句話覺得自己頭髮裏有些癢癢的便高舉着雙手一陣子的亂搔。趙師母和新嫂嫂正要問他信裏說些甚麼話卻不料備弄裏面又是人聲沸。

揚起來正是

吉祥門第爭端少 柴米夫妻罅隙多

第五回 心逾炭鑿三分黑 掌染胭脂一摺紅

備弄裏一陣踢踢踢踢的脚步聲響分明是同居人家又鬧出了甚麼亂子裏面幾個談話的婆娘沒事時兀自忙個不了何況聽得人聲嘈雜一定有甚麼新鮮話文出現此時不忙叫他們忙在何時趙師母和新嫂嫂也不及盤問這封匿名信的底細房東太太也不及報告信裏的說話立時身不由主都向備弄裏跑加入踢踢隊和在踢踢羣逕向李夢生屋裏去瞧熱鬧畢竟夢生屋裏鬧些甚麼一回事夢生自從受他娘子的裙帶束縛死心塌地再也不會興風作浪向那娘子閥宣戰（既有娘子關當有娘子閥）這番投遞的『哀的美敦書』當然是娘子閥的主動力不待言而自喻列位故老相傳有一句柴米夫妻。

的俗語可見柴米是真夫妻是假。有柴有米便是夫妻。沒柴沒米便不是夫妻。似夢生娘子的行為遇着有柴有米時也不過暫挂一扇夫妻招牌。若論他的蓄心那就不可說了。這天夢生不長進犯着滔天大罪便是家有賢妻也不免在丈夫面前抱怨幾句。何況遇着這著名的潑辣貨怎不怒氣冲天把這扇夫妻招牌打個粉碎。畢竟夢生犯着甚麼的滔天大罪從來丈夫對於渾家的犯罪行為惟有打破了衣食飯碗是唯一無二的滔天大罪真叫做法所難宥律所不容（此法當係周公老婆所制、此律當係蕭何娘子所造）。原來夢生在審判廳裏服務。幾次貽誤要公被人告發。祇因他的堂弟健甫那時充當法官一般同僚官官相護。夢生縱有過失看着健甫分上自有人替他洗刷因此夢生的地位不曾動搖。比及健甫辭職回鄉不到三天夢生的錄事職務便被廳長革退。夢生嚇出一身冷汗。戰兢哀求廳長俯賜成全。廳長冷笑一聲道（以

一身冷汗換一聲冷笑，足下聲名狼藉早在斥退之列。瞧着李推事分上已寬容了幾個月。這番萬無轉圜餘地。夢生含着雙眶眼淚沒精打采的回家。婆娘是個鯽溜人物。瞧出夢生這般頹喪。一定事有蹊蹺。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但看容顏便得知料。他在廳裏辦事時一定受了上官的責罵。所以回來時沒興趣。那時夢生哭喪着臉兒。開口第一句便說我的飯碗打碎了。娘子正對鏡梳洗。厚嘴脣上濃塗着一搭胭脂。掀鼻孔的兩旁幾條指頭粗的白粉。尙不曾擦抹勻淨。（尊容好看）聽說飯碗破碎。嘴裏不響。心頭打算這天殺的果然不出老娘所料。晦氣星高照。命宮好好的衣食飯碗砸個粉碎。老娘本不耐煩和窮漢做家。早想撲翅撲翅的飛去。趁這機會吵鬧個馬仰人翻。將來和他離異。他也怨不得老娘婆娘這般打算。時夢生早淒梗着聲調訴說怎樣的免去職役。怎樣的廳長反面無情不肯……話沒說完。猛聽得嘩喇的一聲響亮地上。

跳起許多玻瓈碎屑。雨點般的濺將過來。這是甚麼東西。原來婆娘照鬢用的團圓手鏡。早已砸個粉碎。（破鏡之兆）接着破罐般的嗓子。（破碗破鏡破罐恰是三破）叫將起來道天殺的幹了。這不掙氣的勾當。有甚嘴臉來見老娘。罷罷。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和你一刀兩段。張果老倒騎驢兒。永不見你畜生的面。（趣語）夢生在頽喪的當兒。又遭這婆娘一頓臭罵。氣得半晌開不出口。只是色色索索的抖。待那婆娘罵暢了他。才氣塞咽喉般的說道。你。你。你太不講理。夢生的說話只得一句婆娘的怒火。又添千丈颶的立起身。忽的舉起手綽的一聲拍的一響。夢生的頰上早結結實實的着了兩下巴掌。（當套詩經調以詠之曰。綽兮拍兮。亦孔之響。結兮實兮。兩下巴掌。）列位一個人在氣憤的當兒。任憑懦男子也有幾分的奮興力。那時的夢生果然吃了壯膽丸。揜拳捋臂來扭婆娘的胸脯。尙沒扭得到手。婆娘連哭帶罵道天殺的。你敢打。

我罷罷和你併個你死我活說時。遲那時快一個頭拳向夢生當胸撞來。夢生閃得快。婆娘撞了個空。撲的磕在地皮上。吃那碎玻璃劃破了手腕便賴在地。上不肯中起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淚。儘着嗓子哭喊道。同居的伯伯叔叔姊姊妹妹快來評個曲直。天殺的把我打出血來了。哭聲未畢。喊聲又起。那個油瓶女兒小鈴扯開着一張油瓶嘴。睜圓着兩隻貓頭鷹般的眼珠。一疊聲的喊着。不好不好。媽要被人打死了。你們快來救呀。夢生經他們一鬧。只落得忍耐。也不好發作。也不好氣急敗壞的坐在椅上。呆呆的瞧那一雙潑悍母女。沒做。理會處。方才吃的壯膽丸化爲烏。有一些兒沒有效用。(懦夫本色)家裏雇用的小丫頭恰又上街買東西。沒有回來。更沒個人在旁勸阻。婆娘跌坐在地上。捏着鼻子把頭兒一上一下喃喃的哭道。黑心人呀。你是蛇蝎的肚腸豺狼的心肝呀。(婆娘自謂也)老娘跨進了你的兩扇牢門。提起了全副精神替

你做起這份人家鳥叫時起身鬼叫時睡心頭無事涼颼颼那一樁虧負了你你不該喚那做賊的女兒把老娘的金珠首飾一古腦兒都捲了去呀天殺的你撞見了甚麼邪遇見了甚麼祟無事無端摔碎老娘的團圓鏡打破老娘的嫩皮膚（娘旣老矣皮膚卻嫩可怪也）天殺的呀你的良心要比炭墼黑三分呀小鈴在旁也是千刀濶萬刀割帮着他娘把晚爺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在那喧鬧當兒門外一陣脚步響同居家裏的婦女爭先擁入來瞧熱鬧憑你怎樣爭先總爭不過這位陸桂枝小姐依舊當着頭陣做那管閒事的開路先鋒他們瞧見了夢生娘子幾乎嚇個一跳原來婆娘的臉上一搭紅一搭白恰似一帖印刷不清的紙馬白的是擦上的鉛粉紅的是擦上的血蹟再加鼻涕眼淚攪和在一起這副尊容怎不怕人又見夢生躺在椅裏一遞一聲的吁氣瞧他面上時左一塊右一塊印上一濃一淡的胭脂痕原來方才批頰的當兒

婆娘掌心裏的胭脂兀自未乾綽的一下印個濃痕拍的一下印個淡痕夢生幾生修得到享受了兩下有聲有色的胭脂巴掌（名目甚新）衆人莫名其妙七張八嘴動問情由夢生氣塞咽喉做聲不得由他娘女倆這麼長那麼短訴與衆人知曉衆人聽了不打緊單把趙師母氣得暴跳如雷立時向夢生發話正是

三角聯盟娘子閥一心皈禮玉皇經

第六回 賦閑情茶寮充公館 動舊夢蒿里憶妻房

原來趙師母和新嫂嫂夢生娘子三個曾經締結個三角同盟他們的宗旨無非擴充娘子閥的勢力範圍把那一條裙帶束縛得丈夫死心塌地現在新嫂嫂不日遷往上海三角之中缺了一角這所大宅子裏全仗他和夢生娘子兩個聯絡一氣攻守同盟鞏固這娘子閥的基礎他又以同盟的首領自居娘子

閥的威嚴由他一人主持。今天聽得夢生娘子無端捱打，怎不暴跳如雷。打了夢生娘子不打緊，神聖不可侵犯的娘子閥從此威嚴掃地。倘然趙玉麟效尤起來，也向他要求裙帶上的解放。這便是切膚之痛。不由他不發作幾句的話。（原來有此一番作用）當下趙師母移步向前，指着夢生發出尖脆的聲調道：「李伯伯，你是男子漢大丈夫，頭頂天脚立地，又曾讀過書，喝過幾升墨汁，算起來也該明白道理。花花轎兒大吹大擂娶來的娘子，怎好動手便打？你不省得懼婦，千年富欺妻，一世貧（絕大道理）。衆人把婆娘扶了起來，紛紛勸解。那婆娘越扶越醉，坐在一邊，儘着嗓子痛哭。黑心人呀！天殺的呀！和那滾滾的涕淚一齊淌出小鈴也。指着夢生罵道：『你這混帳人，給我做兒子，都不配虧你老着面皮！』要做我的晚爺，夢生在楚歌四面之中，憑你滿身是嘴，一時也難分說。飽受了許多奚落，好容易覲個機會，氣喘吁吁的訴說，吵鬧的緣起，說一句被婆。

娘剪一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這個緣起訴說清楚衆人聽了不打緊趙師母心頭氣憤就此平復原來渾家打丈夫丈夫不曾打渾家娘子閥的威嚴不曾掃地我偏聽了一面之詞倒錯怪了夢生當下和顏悅色的向那婆娘勸道嫂嫂別哭了船頭上相罵船梢上答話夫婦之間沒有甚麼解不開的仇怨你們伯伯被人家辭歇了職務胸中沒好氣不是有意衝撞你須原諒他一下子答轉身來又向夢生說道李伯伯一家只管一家事府上的事本不該我來插嘴但在一個宅子裏住你們吵吵鬧鬧不成模樣做同居的也不得不說句公話你雖砸破了飯碗心頭沒好氣然而越是倒運越該敬重老婆你不信時但看我們的玉麟從前不曾交運時也是窮得狗肝都出只爲他肯聽我的話服我的管才一步步交着好運又指着新嫂嫂道他的當家人見着他和血滴子一般怕懼畢竟命運也好在洋行裏做了副買辦新嫂嫂假意兒發嗔道趙

師母。你脣薄賈。信口亂道。沒得甚麼說。卻拿我來取笑。房東太太拉着桂枝。道。阿桂再隔一個月。你要出嫁了。若要命運通。須把丈夫管得凶。這煙榻上的活鬼。不肯服我管束。所以窮得筋出骨。出前頭人。失後頭人。把你滑。你該打定了主意。到了男家。發放一個下馬威。也教新郎見了你。和血滴子一般。怕懼。桂枝翹着大拇指。道。俺這裏收捉男子一等。那摩溫。憑你甚麼人。總跳不過我的手。掌不用你絮絮聒。向我饒舌。這幾句話。引得衆人拍掌大笑。方才淘氣的夢生娘子。唇邊尚挂着鼻涕。眼睛已合了。笑縫衆人喧笑了。一陣都各散去。從此夢生。見着老婆。益加慄慄。畏懼。他想賦閑一天。便多受一天的氣惱。免不得削尖了頭皮。四處去鑽謀職業。無奈他又沒有真實本領。平日依草附木。胡亂騙碗飯吃。俗語道得好。天下無如吃飯難。胡亂吃飯的人。遲早終有砸破飯碗的日子。(雖是常談。卻有至理)到了那時。才省得吃飯不易。懊悔也是徒然。夢

生在這幾年內專把健甫當做靠山仗他介紹職業仗他津貼家用自從英姑失蹤以後健甫的感情頓變不但按月津貼立時停付便是這番夢生失了職業雪片也似的寫信去告急健甫疏疏落落只覆得一封兩封的信信中不着痛癢專說幾句門面話並且字裏行間都含着譏諷的意思夢生心裏怎不着急從前有職業時約略有些積蓄又都落在婆娘手裏現在要向他索取一文半文貓嘴裏怎能挖出鯀來婆娘把小丫頭歇去定了一個取締規約家裏擣總三個人火食卻劃分兩份他和小鈴在一起兒吃飯夢生的火食他不預備他說巧媳婦燒不出沒米飯老娘那裏有閑錢養你這個閑漢你懂得飢餓你便自去辦行灶買柴米安排你自己的羹飯老娘和小鈴吃飯時你若見機還不如遠遠兒躲開你便餓得窮神眼花鵝食盆裏總沒有你鴨子插嘴的分兒呀（有錢時鴛鴦何妨同夢無錢時鵝鴨不容爭食勢利生於家庭哀哉）夢生

到此地步深悔去年不該誤續這條鸞絃自尋煩惱好端端竟落了這個圈套從此把家庭當做牢獄看待白日不敢在家裏坐專把附近的小茶寮權當做失業的公館牢捧着一把茶壺橫一開豎一開眼睜睜送那光陰過去（飯碗雖已打破茶壺兀自捧牢一笑）而且東也借錢西也挪款早晚兩餐只在小飯店裏胡亂充飢待到上燈時分快快而歸恰似水面浮萍一氈一氈的氈回家裏娘女倆見他回來不住的貶着白眼夢生怎敢理會逕向從前英姑所臥的牀上納頭便睡娘女倆指桑罵槐喃喃耳朶邊那得清淨夢生縮在被窩裏手掩着耳朵忍氣吞聲怎敢對答一句待到黃昏人靜他們都入了睡鄉夢生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穩猛然間想到已死的妻房和那失蹤的女兒心窩裏一陣作酸被窩裏點點滴滴都沾染了淚顆從前妻房沒死時遇我賦閑在家依舊和顏悅色從沒有一絲怨意記得一天斷了火食我待把自己身上的

衣服向當舖子裏質錢。他說你要向外邊打幹職業衣衫檻縷了。怕不遭人家的白眼。當下便搶也似的卸下嫁時的釵珥質了錢。糴米買柴。他又成日夜的做女工。一夜燈下做針黹。湊近燭光。一針上。一針下。燭火燎着頭髮。他把手略一拂拭。依舊縫紉。不肯放下針來。一夜吾三更睡醒。見他兀自在燈下做工。針尖刺破了指尖。撕條布片裹着創。依舊不肯歇手。似這般的賢慧娘子。偏偏拋卻我竟死了英姑。這妮子德性同娘一般。平日待我的情形。這所宅子裏誰不道他一聲孝順。他怎會揀着東西逃走。敢怕是婆娘設的毒計。把他陷害。英姑英姑。你畢竟是存是亡。可曉得你老子在這裏默默懺悔。不表。夢生自怨。自艾。單說這所大宅子裏。一交了二月。便十分忙碌起來。王太太出殯。新嫂嫂搬家。接着又有兩家新租戶從別處搬移進來。管閑事的陸桂枝東去瞧熱鬧。西去瞧熱鬧。腳蹤兒不曾停止。直到二十四日的一天。他不能去瞧人家的熱。

鬧轉是人家來瞧他的熱鬧原來他的出嫁日期到了正是
出牆紅杏添春色 宜室天桃話吉期

第七回 化白蝶粗心焚鈔票 照紅鸞拚命索嫁粧

桂枝的嫁期定的是二月二十四日他一嫁打甚麼緊然而少年探豔團裏的團員在那一個月前早得了這個消息一股酸氣險些兒冲破了青天（干卿底事）他們和桂枝有甚麼密切關係編書的不用細表總之他們對於桂枝的出嫁問題認爲重要事件紛紛擾擾齊向華督祖師的座前開個緊急會議（奇怪）且住這位華督祖師端的是誰原來不是別人便是春秋時代的宋太宰華督他在途中遇見孔姓的娘子曾經目逆而送之道出一句『美而豔』的輕薄話兒似這般的銳利眼光算得是數千年前的探豔祖師大凡少年人的腦海裏往往崇拜個模範人物他們既把探豔兩個字當做天經地義自然也

有個探豔的模範人物供他們一輩子崇拜。他們不崇拜這位華督祖師。崇拜誰來？（調侃話亦警戒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少年人其猛省，別談笑話，言歸正傳。）他們集議的結果沒有甚麼具體的辦法。不過接二連三的投遞那匿名信，寄與桂枝的老子。一股酸氣都化了毒氣，把桂枝罵一個暢陸鏡蓉接到信札，拆開看時，盈篇累幅都是醜詆女兒的說話，心頭怎不惱怒？待要把女兒喚來，嚴重的教訓他幾句，叵耐煙癮尙沒有過，再也提不起這副教育精神。當下按住了惱怒，捧着煙槍，先把癮來過了，又提着榻上的茶壺，喝了幾口濃茶，閉目凝神，似睡非睡。吸煙人有個講究，喚做服漿隔了一會子，漸漸增長了精神，待要呼喚女兒，恰值桂枝上樓，鏡蓉把他喚到煙榻旁，邊絮絮叨叨，又背了許多列女傳和那閨門女訓。桂枝聽得不耐煩，一溜煙的跑了，跑到扶梯邊，恰和他娘撞個滿懷。他娘忙問道：「阿桂老子和你講些是甚麼？」桂枝沒好氣的答道：

躋躋嘈嘈誰曉得他嚼甚麼我只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房東太太摸不着頭腦便自去盤問丈夫鏡蓉卻吃丈夫一頓排揅說他治家不嚴把黃花閨女放得和沒籠頭的野馬一般無怪外面沸沸揚揚都道些穢濁不堪的話說時便把匿名信念給他聽房東太太一氣非同小可那天正和新嫂嫂趙師母談論這樁事恰值李夢生夫妻打架把他們的談話也打做了兩橛事後又和趙師母商議趙師母笑道要免氣惱也不費甚麼力嗣後遇有贊送信札不用送給陸先生看丟在火裏燒掉了這便叫做瞎戲子唱大花臉眼不見爲淨房東太太連連點頭道好個眼不見爲淨我只如法泡煮便了從此依了趙師母的計畫遇有信來來一封燒一封一個月裏大約有一百多封的信札都撩在錠缸裏化做了紙灰房東太太不識字管甚麼匿名不匿名只懂得遇信便燒圖一個爽快誰料人家寄來的銀錢要件他也當做鑑定信札看待一撒手便燒掉了。

片片紙灰都化了。白蝶後來被那識字的瞧見。餘燼便老大的詫異道。喚你們的錠缸裏怎麼有燒殘的鈔票發現人家祭祖先燒的是錫箔。你們祭祖先燒的是鈔票喚。這是什麼講究。房東太太猛然省悟。暗暗的喚聲阿呀。啞叭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痛心窩裏一百個不爽快。（貪圖一個爽快，惹得一百個不爽快，爲之絕倒。）講到桂枝的親事又是鮑婆子做的媒人。據說新郎有才有貌。又有千畝良田。鉅萬家產將來。小姐過了門上沒有公婆。下沒有姑娘。小叔單夫隻妻。逍遙自在似這般好因緣。真個踏破了鐵鞋也沒覓處。房東太太聽了。滿懷歡喜。自沒話說。鏡蓉的意思以爲這頭親事件件般般都好了。可惜新郎不是本地人。成親以後保不住不搬回家去。我們只有一個女兒怎捨得遠嫁。他鄉不如回絕的好。房東太太一想也不錯。便把這話向婆子說了。婆子拍着胸脯道。這都在我姓鮑的身上擔保。他一輩子不想回鄉。要是不驗。你便撕破。

我這張嘴。陸太太。你不用疑惑。惑惑。球子般的心腸。滚上滚下。橄欖核。墊着檯脚。擺布不定。橫豎。好好歹歹。都出在小姐嘴裏。他說好。我便替他作合。他說不好。我便丟著不幹。說時扭轉了頭。向着桂枝道。好小姐。你道我鮑伯母的說話真不真。確不確。桂枝道。鮑伯母我只信着你的說話。千真萬確。委實沒有半些兒謊。原來婆子撮合的新郎。喚做衛觀美。是個很漂亮的小白臉。撮合的當兒。也曾把這個小白臉介紹與桂枝。相見桂枝抱定『以貌取人』的宗旨。見了觀美。樂得甚麼似的。只道面貌美了。件件般般都美。因此死心塌地願做觀美的妻房。多少探覲團裏的少年。那個比得上觀美。心窩裏有了觀美。便把探覲團裏的求婚書一齊。卻還因此諸少年聽得桂枝定了親事。幾乎把牙齒都要咬碎。鏡蓉夫婦見桂枝願嫁觀美。也只得承認了。這頭親事。一切粧奩。都由桂枝作主。要這樣。要那樣。幾乎把老子娘逼得死去活來。桂枝道做了女兒。

本是個倍錢貨多賠少賠總是一賠這份妝奩定要紅木器具銀桌面三十二條綢被褥一十六隻真牛皮箱老子娘聽了嚇出一身極汗待要不依他怕他撒嬌待要依他又沒有這般力量只得堆着笑容和女兒磋商這筆賠款求他減少條件稍輕負擔誰料桂枝鐵面無情絲毫不肯讓步鏡蓉沒奈何只得承認這紙賠款清單徧向親戚朋友乞借款項替女兒辦妝奩可惜有一部份的借款被他渾家當做匿名信丟在錠缸裏燒掉了（上文補筆）桂枝在這當兒一面要求賠款儼然以戰勝國自待一面又施展那搜括手段傾筐倒篋翻箱覆籠凡是值錢的東西他都據爲已有委實是個塗脂抹粉的強盜心很手辣那個比得上他到了出嫁的日期這所大宅子裏自有一番熱鬧不待細表比及晌午時分隆隆的炮響三下大吹大擂聲中一乘鏤金錯采的花轎四平八穩的抬將進來大家貪看新娘上轎一齊捱在轎門前面圍得和肉

屏風一般等了良久却。不見新娘上轎。大家等得焦煩。三三兩兩都到裏面去探聽消息。但見桂枝倒豎着柳眉。圓睜着杏眼。有一副盛氣凌人的態度。房東太太哭喪着臉兒。一顆顆的淚點珍珠般的打將下來。正是

難得粒粒鮫人淚。化作粧奩徑寸珠。

第八回 珍珠鞋光明照西土 琉璃蛋漂亮比東牀

房東太太的眼淚。因甚珍珠般的打將下來。原來這副珍珠眼淚。正爲着珍珠問題而起。可惜鮫淚成珠一句話。不過是詞章家的浮夸典故。當不得真。要是真個化做了珍珠。這位桂枝小姐便不會爭甚麼閑氣。早已歡天喜地大踏步的上轎而去。閑話翦斷。再說衆人擁進房裏。看他娘女倆。因甚淘氣。那時桂枝一語不發。倔強着不肯上轎。房東太太含淚哀告道。好女兒莫錯過了吉日吉時。快快上轎罷。件件般般都由你帶到夫家去。惟有這十粒精圓珍珠。你看做。

娘的分上發個善心千萬莫帶到夫家去做娘的上西方的當兒把兩粒珍珠釘在鞋尖上還有四粒釘袍角四粒釘裙角有了這十粒珍珠任憑漆也似的陰司地獄一閃一閃也透露了光芒好女兒算你孝順我留下珍珠十粒也好照我上西方時候不早快快上轎罷（可笑亦復可憐）桂枝啐了一口道憑你怎麼講我只取了珍珠才上轎腳生在我身上我不走待怎樣說畢把額子扭了幾扭兩腮鼓得蝦蟆似的撅起了嘴好挂着油瓶（何不把小鈴挂在嘴上）旁邊吃素老媽子看了不服氣上前相勸道好小姐人心都是肉做的太太這般哀求你便一話沒說完桂枝搶着答道便什麼人吃饭要你狗做主你再放你的屁嚼你的蛆來來我便撕破你的嘴揭破你的皮嚇得老媽子倒退了幾步連連誦南無阿彌陀佛和那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衆人見這情形也有發笑的也有太息的事不干己那個肯來插嘴房東太太

沒奈何。揀着黑路上。西方眼淚汪汪的。取出十粒珍珠。交付了桂枝。方才細吹細打。把新娘送上彩輿。前呵後擁。徑向男家而去。這裏大開筵席。款待親朋。陸鏡蓉。煙癮發作。呵欠連連。自到樓上去吸煙。過癮。房東太太的打扮。比平日大不相同。老鴉窠般的髮髻。早經走梳頭的王媽。橫一梳豎一篦。好容易被他疏通。(糾結不解之時局。比亂髮更難梳櫛)陳年的積膩宿垢。果然掃除一清。也挽着一個時新的髻兒。但是沒多幾日。依舊要回復他的老鴉窠原狀。(積習難除。可發一慨)身上油博士般的衣服。果然一律除掉。也換幾件新製的裙襖。但是衣襟上面。涕淚痕尙沒有乾少頃。酒闌席散。又沾染了幾塊簇新的油漬。花白鬍鬚的劉鴻儒。把那子曰店暫停營業。在這裏充當帳房。李夢生也在帳房裏幫忙。貪圖幾頓喜酒。吃暫時不做茶寮鎮守使。趙玉麟招待男賓。在那客廳裏高談闊論。甚麼勞工神聖。甚麼德謨。克拉西。滔滔汨汨。不曾停個。

嘴裏面幾個婆娘趙師母夢生娘子鴻儒娘子都喝得眼饒面赤嘻天哈地的笑個不停小鈴吃得舔嘴咂脣把那席上的水果乾點只向衣袋裏塞李健甫王培卿兩家搬出後新遷來的租戶一家仇姓婆媳孫女一起七八人都在這裏吃喜酒一家辛姓只有夫婦兩個都在學校裏充當教員這天不是星期日沒工夫前來赴席（百忙中安插此辛仇兩姓）大媒鮑婆子打扮得老怪似的日間赴男家筵席夜間赴女家筵席這天本是婿女雙歸女家的熱鬧都在新增上門的當兒男家貪看新娘女家便貪看新增大宅子裏的許多婆娘伸長着頭頸眼巴巴只盼新增到來這位新租戶仇太太自誇是天字第一號的好眼光平日信奉眼光聖母常吃眼光素自己的得意女婿曾經放出眼光挑選得超羣出衆人家的女婿只消經他的法眼一瞧好好歹歹立時澈底澈骨的顯露再也沒有絲毫藏匿房東太太常聽他這般說今天便悄悄的央告他少

頃。新增。上門。請你老人家。放出眼光。瞧一個澈底澈骨。仇太太滿口應允。不待細表。約莫上燈時分。女家僱着全副音樂。擁着兩乘大轎。早把衛觀美。陸桂枝。一雙夫婦迎將前來。新增踏上氍毹。拜見泰山。泰水。汽油燈下。照耀如同白晝。越見得眉清目秀。齒白脣紅。宅裏許多婆娘。誰不暗暗的喝一聲采。更兼觀美口才便捷。對答如流。和丈人丈母談話時。爹爹長媽媽短。任憑孝順兒子也沒有這般的親熱。仇太太拉着房東太太笑說道。陸太太恭喜。你選得這般好女婿。千中難得。萬中難得。我把兩道眼光在他身上打了幾個轉。件件好。般般好。恰似琉璃蛋兒。又漂亮。又圓。到再也尋不出半些破綻。噴噴噴。令愛好福氣。噴噴噴。陸太太好福氣。仇太太幾句噴噴噴。引得房東太太的上下脣皮扯得木魚嘴一般。大料想他的心花也和他的笑口。同時開放。從來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況且有了先入之言。益見得觀美件件稱人心。般般可人意。說出。

話來字字都含着甜汁滑溜溜的鑽入耳朵裏。卻把丈母一顆心濃濃的都被
甜汁浸一個透。卻把方才的愁眉淚眼一齊收拾化做了眉花眼笑的歡喜佛。
區區十粒珍珠希甚麼罕。放着汽油燈一般的漂亮女婿照耀眼前便忘卻了。
將來西方路上黑魃魃不便行走。鮑婆子瞧見房東太太的得意模樣便卽高
高翹起着大拇指向着衆女賓說道我的媒人真是頂括括括叫媒人隊裏。
算頭跳你們要娶好媳婦要揀好女婿須得央求區區做月老衆人哈哈大笑。
趙師母指着婆子道你這癡婆子全失了大媒體統活像門前賣叫貨的販子。
(婆子本是個販子)不多一會子新增用過茶點便到廳上坐筵。向例男家鬧
新娘女家鬧新增。逢着新增上門做陪賓的輪流斟酒把新婿灌個爛醉其名。
叫做鬧酒。這天款待新增也不能免此俗例誰料觀美喝得三杯酒他的丈母
陸太太跑到筵前向着幾位陪賓左一個萬福右一個萬福忙道諸位伯伯叔。

叔算。了。罷。小。婿。年。紀。輕。筋。骨。嫩。喝。不。得。許。多。酒。你。們。不。看。僧。面。看。佛。面。
要。鬧。酒。向。我。鬧。我。拼。個。爛。醉。來。替。小。婿。做。酒。棧。房。說。時。便。把。各。人。的。門。面。杯。搶。
在。手。裏。連。喝。了。六。七。杯。那。時。裏。面。的。桂。枝。遺。着。伴。娘。到。觀。美。身。邊。咬。了。一。會。子。
的。耳。朵。觀。美。會。意。立。時。出。席。謝。筵。外。面。迎。接。新。人。的。轎。夫。僕。役。早。已。伺。候。了。良。
久。比。及。新。郎。新。婦。都。上。了。轎。前。呵。後。擁。的。迎。將。歸。去。不。在。話。下。新。婿。去。後。裏。面。
的。許。多。女。賓。你。一。言。我。一。句。都。稱。贊。新。郎。的。面。相。好。新。娘。的。福。分。大。卻。把。吃。長。
素。的老。媽。子。聽。得。悶。悶。的。一。時。沒。好。氣。趕。到。廚。下。揀。着。大。塊。的。肉。只。向。嘴。裏。亂。
塞。旁。邊。的。傭。婦。丫。鬟。一。齊。詫。異。道。婆。子。癡。了。你。是。吃。長。素。的。怎。麼。吃。起。肉。來。了。
正是

從。今。拋。撇。慈。悲。佛。此。後。皈。依。饗。餐。神。

第九回 五臟殿發生小衝突 一品鍋餽送大團圓

老媽子不慌不忙先把塞嘴的肥肉咽落肚中然後騰出舌頭來說道整整十足年沒有鮮魚肥肉到嘴熬到今夜才開葷熬得我也够了早知菩薩靠不住枉吃了十年長齋熬得清水都要流出旁邊一個傭婦道你怎見得菩薩靠不住老媽子道阿呀早是菩薩靠得住李家的英姑小姐又孝順又規矩合該嫁個稱心如意的丈夫怎麼到了今朝還不曉得他的死活存亡我家這個寶貝小姐又刻薄又顛狂怎配嫁個好丈夫偏偏今天新姑爺上門一表人才博得人人歡喜個個稱贊咳惡人得勢善人招殃觀音菩薩合着眼昏沈沈在蓮臺上打盹好好歹歹他都裝做不見我不犯把俏眉眼做給瞎子看還要吃甚麼斷命齋念甚麼倒頭經（慣極語）衆人聽了也有好笑的也有嗟歎的誰料到了來朝老媽子臥倒在牀連喚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饒了我一條狗命（何前倨而後恭也）我昨夜一時糊塗脂油迷了心竅（肥肉下肚怎不油迷心

竅。不該破了十年長齋胡言亂道得罪了你菩薩阿呀好菩薩饒我這一遭以後不敢了要是以後再吃葷罰我嘴巴上面害個碗大的疔瘡（其如嘴小瘡大實不能容何）原來老婆子守着十年長齋他的臟腑裏面早習慣了藜藿滋味（昌黎詩云三年國子師肚腸習藜莧三年且爾何況十年）驀然間大塊肥肉鑽進這個藜藿肚皮宛比首陽山下來了一位肥頭胖耳的官僚人地不宜怎便容留得住不到片刻功夫早結個臟腑同盟和這塊肥肉在五臟殿一場惡戰害得老媽子捧着肚皮嚷着半夜的痛後來幾陣腹瀉把滿肚皮的葷油氣味排斥淨盡才下了停戰的命令然而老媽子早瀉得夠了足足的一天不得起牀只道是觸怒了菩薩所以一疊聲的討饒乞命桂枝嫁後到了第七朝習俗相沿女家該燒了大肉圓送往男家喚做七朝肉圓討一個夫婦團圓的口彩陸太太巴結這位好女婿燒的肉圓足有西瓜般大用着頭號一

品鍋滿滿的盛了兩鍋吩咐老媽子挑着擔兒送往男家臨行時又千叮萬囑道你見了新姑爺須說幾句口彩話你說姑爺小姐吃了大肉圓兩口兒團圓到老無風無浪無災無晦永遠成雙一輩子不會拆開（疊牀架屋重言以申明之）老媽子含糊答應逕向男家而去誰料去不多時挑着原擔氣急敗壞的歸家連說不好不好這家姓衛的早在三日前搬往別處門前早釘了木鎖貼了召租連問左右鄰居都不曉得他家搬向那裏去偌大的肉圓送給誰吃只得依舊挑了回來陸太太怎肯相信連連的道着呸字指着婆子罵道你枉活了一大把年紀你的年紀都活在狗子身上你出門不帶着眼睛你的眼睛都被眼光聖母收了去（奇罵）你青天白日撞見了甚麼鬼遇見了甚麼邪我的嬌嬌滴滴親熱熱的好女婿怎肯瞞着我丈母私下裏搬家該死的婆子你安着甚麼歹心惡意卻在真人面前說假話你枉算吃長素念觀音你的良

心是煤炭做的。若問黑心人吃素隊裏尋怪道。那天菩薩發怒把你搜腸刮肚活活的要結果。你這條狗命這一頓毒罵罵得老媽子分訴不清叫起撞天的冤屈。那時同居的婆娘聽得消息都趕來瞧熱鬧。趙師母道老媽子有了年紀頭腦不清自然容易纏誤。我家的傭婦玲瓏剔透隨機應變任憑差到那裏去都不會纏誤。陸太太你把這副擔子交付他包管可以送到一定不會誤事。陸太太聽了點頭稱是便把擔子交付這傭婦挑了又把方才說的口彩話重行叮囑了一徧。誰料去不多時這傭婦依舊挑着原擔沒興回來報告的說話和老媽子沒兩樣。又說左近人家都道這家姓衛的來歷不明多分不是善良人。你家小姐嫁給這個拆白少年分明一塊羊脂白玉落在狗嘴裏。陸太太聽了兀自疑惑惑當下蓬着鬟髮單祫着褲兒搖手擺腳般的出門自去探問下落。隔了一會子一步一哭的哭進大門。阿呀你這小滑頭呀拆白黨呀把我女

兒。拐。到。那。裏。去。呀。衆。人。知。道。不。妙。便。都。圍。住。了。他。盤。問。根。由。陸。太。太。左。一。把。鼻。
涕。右。一。把。眼。淚。身。體。一。俯。一。仰。髮。髻。一。綽。一。拍。號。啕。大。哭。道。桂。枝。好。孩。兒。呀。你。
被。人。拐。到。那。裏。去。呀。你。不。顧。做。娘。的。心。痛。呀。阿。呀。我。怎。麼。瞎。了。眼。錯。把。惡。人。
當。做。了。好。人。呀。(你。的眼。睛。真。個。被。眼。光。聖。母。收。了。去。也。)涕。淚。滾。滚。哭。一。個。不。
了。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在。這。當。兒。老。媽。子。早。把。這。事。一。五。一。十。講。給。煙。
榻。上。的。鏡。蓉。知。曉。鏡。蓉。聽。着。分。明。頂。上。起。了。個。暴。雷。然。而。手。裏。兀。自。牢。握。着。一。
隻。煙。槍。依。舊。撐。撐。撐。的。過。足。了。癮。才。下。樓。和。渾。家。拚。命。那。時。大。宅。子。裏。鬧。得。落。
花。流。水。鏡。蓉。怒。氣。沖。天。一。把。揪。住。了。渾。家。的。髮。髻。着他。身。上。把。女。兒。找。出。惡。很。
很。的。數。說。道。這。頭。親。事。我。老。大。不。願。意。當。初。和。你。道。些。甚。麼。來。誰。料。你。這。糊。塗。
蟲。人。攬。不。走。鬼。攬。直。溜。生。生。的。把。女。兒。斷。送。了。那。天。小。滑。頭。上。門。油。嘴。花。舌。我。
料。定。他。不。是。個。東。西。你。卻。聽。了。人。家。的。混。話。說。甚。麼。件。件。好。般。般。好。千。中。難。得。

一萬中難得雙仇。太太也在人叢裏聽得話中有刺便也插嘴道陸先生不是這般講你們的女婿須得你們放出眼光來選擇好好歹歹和人家沒相干沒的怪樹不着怪着了又自己睡不着卻來怨牀脚趙師母也插身相勸道陸伯伯事已如此木已成舟你不能專把他埋怨到底現在也不是吵鬧的當兒這段親事有媒有妁你不向姓鮑的要人顛倒向老婆淘氣從來冤有頭債有主陸伯伯你怎麼吃不着黃狼想吃雞這幾句話卻把鏡蓉點醒了便不和渾家廝扭趕快差人出門去喚鮑婆子到來着他身上要人差去的人尙沒回家猛聽得李夢生那邊又沸起一片哭聲那些管閒事的婆娘拋去這邊便到那邊去瞧熱鬧陸太太挂着鼻涕也會和衆人一起兒走正是

吉凶漫說天排定煩惱都由自取來

第十回 淚竭聲嘶連天叫苦 樓空人去平地興波

大宅子裏的婆娘吃飽了飯沒事幹聽得一片哭聲便受了絕大的吸引力。兩隻脚不由自己做主都向備弄裏跑陸鏡蓉趁這當兒返身上樓躺在煙榻上手捧着煙槍籌思對付媒婆的計畫按下慢提趙師母一壁走一壁說道這所大宅子簡直做了夫妻相罵公司一家鬧不了一家又是不了的鬧除卻我們家裏的玉麟見着我服服貼貼從不曾面紅頸赤其餘人家的男子誰不欺壓着老婆一言不合眼睛裏便爆出火來陸太太道趙師母你的話千真萬確但看方才的煙鬼窮凶極惡怎有一些兒夫妻情分要是人家的男子都像了你們趙先生天下也太平了大家也不爭做總統了（可謂擬不於倫）說話時一隊婆娘早已闖入夢生家裏但見夢生伏在案上蹠腳痛哭衆人問他時他也不回答只是哭喊道完了完了娶了這個攬家精變做家破人亡了我和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你害得我忒苦啊真個最毒婦人心你這顆心比着蛇蝎。

還毒。夢生一人哭喊卻不見他娘子對罵趙師母本是三角同盟的領袖爲着保障妻權立時向夢生發話道咦李伯伯你絮絮叨叨說些甚麼從來一隻碗不響兩隻碗叮噹你家嫂嫂不則聲單是你一個兒吵鬧也覺乏味哭哭鬧鬧不是男子漢的勾當（難道是婦人家的天職）你便罵人也該分個皂白沒的一洗清摃死了十七八個蟑螂夢生且哭且分割道嫂嫂別生氣我說最毒婦人心只說我們家裏的潑婦趙師母道他躲在房裏不則聲由你辱罵你也可以落篷了怎麼扯足了順風旗只把老婆來欺壓夢生急說道他們娘女倆捲着東西一起兒都跑了怎會則聲衆人老大詫異一窩蜂的闖入房裏四下瞧望那裏有娘女倆的影兒一切動用器具搬個淨盡單留一隻赤裸裸的牀做個臨別紀念牀上所有的附屬品也都隨了娘女倆一起兒跑仇太太詫異道阿呀這不是默默的捲逃竟是堂堂的搬家李先生住在家裏怎麼沒有覺

察夢生哭着說道我自從失去了職業婆娘累次和我淘氣推說沒有錢供給火食今天賣木器明天賣銅錫把些粗重傢伙都變換了錢只有細軟東西卻不見他變賣我只道他天良未昧好意替我掌管誰料他很心辣手乘我不在家一古腦兒都捲了逃走說罷又跺着腳號咷大哭趙師母道哭煞也沒用這頭親事也是姓鮑的做媒人你怎不向原媒理論夢生拭着涕淚準備出門找媒婆趙師母道不用忙早有人去找他了待他來時再理論陸太太捏着鼻涕也把女兒受騙的事一五一十講給夢生知曉兩個人相對哭把鮑婆子恨得牙癢癢地專等他跨進大門沒頭沒臉的一頓痛打然後再向他要人等了一會子差去的人回來報告說鮑婆子的門前也釘着木鎖貼着召租問他的鄰居也說在三日前祕密搬家不知搬到那裏去夢生和陸太太聽了又是。一場大哭從此大宅子裏笑聲少哭聲多一家失妻一家失女都備着呈詞向

官廳控告媒婆一經官廳批准行文通緝蟻媒也不過照例公事絲毫沒有效果。卻說鮑婆子在去年冬季和夢生娘子設下毒計把英姑誘騙上船滿擬掠賣得錢幾個人按分攤派誰料舟出太湖被英姑掙扎入水一番心計盡付東流船裏幾個匪徒互相抱怨幾乎和鮑得貴拼命打架婆子從中勸解說自己人別鬧亂子給人家知曉了不大穩便從來皇帝不差餓兵你們別着急多少總有些酬勞不教你們白費氣力趙大麻子和王老窩子才撅起了嘴不吵鬧過了一天婆子掏出幾塊錢把趙王兩人都開發了這些費用婆子怎肯自破慳囊不消細說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夢生娘子的晦氣便是夢生娘子也不肯自破慳囊不消細說羊毛出在羊身上又是夢生的晦氣婆子這番計畫雖歸失敗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的眼光又注射在夢生娘子和陸桂枝兩人身。上原來婆子雖是個著名的蟻媒然而蟻媒兩個字尙覺包括不盡他

……方面做蟻媒。一方面又做鴿媒。他替夢生做媒，純是一種放白鴿的性質。他會放。他也會收。放了又收。收了又放。往往一隻白鴿經他收收放放倒做了好幾回的媒。約他做媒時又有頭媒、二媒、三媒……等名目。夢生娘子嫁了三嫁，頭媒做起做到三媒都是他一手包辦。現值夢生失去職業，白鴿糧行將斷絕，恰是招回白鴿的好機會。他和白鴿幾番密議，圖謀脫逃。白鴿便想滑腳。他說不用慌忙，且待桂枝走了，你走不遲。桂枝這頭親事婆子，從中作伐，也不懷着好意。這個小白臉衛觀美，面相很覺漂亮，身家卻是漆黑。衛觀美三個字也不是他的真姓名。他的母親是窯子裏的鴿母（可與鴿媒作對），和鮑婆子是拜把子姊妹。小白臉仗着漂亮面首，做那求婚的照會，會親的符籤，人家不知道他的底細，只道是名門公子。華胄少年，又經鮑婆子甜嘴蜜舌百般撮合，那些沒見識的女郎便肯死心塌地的嫁他。多則一月，少則數日，小白臉推說搬回家。

鄉扁舟一葉載寶而歸便把新娘子送入窯子裏充當窯姐兒去他和鮑婆子通同一氣常把這個法兒誘引四方青年女子落他圈套的連同桂枝前後共有四人他既沒有真姓名又沒有真地點滑腳時又和鮑婆子一起兒走可憐受害人的老子娘握着涕淚徒然叫苦連天卻奈何他們不得桂枝臨嫁時苛索重奩應了女心外向的一句老話嫁了過去經小白臉幾番花言巧語說得自己家裏怎樣的有田有地有財有勢勸他悄悄兒搬到那邊享受一輩子的福到了那邊再寫信給老子娘知曉也不爲遲桂枝這顆心正在沈醉的當兒怎不落了小白臉的圈套他們走後鮑婆子也走了夢生娘子和小鈴也走了從此大宅子裏再沒有這一輩人的足跡了這三醜婆娘背着夢生脫逃後又經婆子第四度做媒嫁給一個下級軍官油瓶小鈴照例隨帶過去說也希奇極凶惡的婆娘到了這時卻變做極馴服的柔羊一般原來兇惡和善良都

是比較的名詞。夢生善良了。越見得婆娘凶惡。軍官凶惡了。越見得婆娘善良。這時婆娘和小鈴終日裏捱鞭受棒。體無完膚。也有幾次希圖滑脚。卻被軍官捉將回來。着力鞭打。打得討饒不迭。從此這隻白鵠再不敢撲翅飛去。（結婆娘與小鈴）桂枝到了窯子裏。初時也曾哭鬧過幾次。不到半個月。只見他笑。沒見他哭。原來這些窑姐兒錦衣玉食。朝歡暮樂。都和桂枝的性質相近。他又懂得甚麼叫做人格。叫做天性。叫做名譽。專在秦樓楚館裏。廝混精神上。更不感受絲毫苦痛。（結桂枝）列位須知桂枝在秦樓楚館裏做那賣笑生涯。恰是他老子娘在涕風淚雨中度那辛酸歲月。（歸入本文）正是
可憐淪落煙花女。都是家庭製造來。

第十一回 烏語花香轉移空氣 人亡家破潦倒窮途
婆娘捲逃桂枝被拐是在仲夏時候。跳丸也似的日月容易過去。擦一擦眼早

已變換了一番景象。猛擡頭，紫筍紅櫻，烘染成五月間天氣。這天恰是星期日。晨鷄唱罷，樹枝兒上的好鳥，啁啾啾啾，正自叫喚得有勁。引吭弄舌，本是羣鳥的本能。趁着出巢的當兒，賣弄精神發展能力，也好針砭俗人的耳朵。鼓吹懶人的興致。可惜這所大宅子裏的人，大半多在睡鄉，憑你怎樣叫喚，喚不醒他們的沈沈睡夢。話雖如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香草。難道一百零八間的大宅子裏面，真個覓不出一二清醒的人物？但見（何人所見）一角黃澄澄的朝陽，高射在粉牆上面，時間的代價本來貴逾黃金，所以牆上的陽光，也和黃金一般色彩。古人道得好：「一日之計在於寅。」有了黃金也似的陽光，便該幹那黃金也似的事業。可惜黃澄澄的朝陽，照不到黑甜鄉裏渠渠夏屋裏面。只有一夫一婦，不曾辜負這黃金時刻。但聽得（何人所聞）屈戌聲響，樓頭幾扇百葉窗洞洞開放裏面，一雙少年夫婦，盥洗梳櫛都已完畢，趁着晴曠。

初照晨露未晞的當兒開關窗戶放進那一塵不染的新鮮空氣臨窗一張書案相對設座布置得井井有條案上麝墨正濃免毫乍試夫婦倆對坐案頭都在那裏下筆颺颺拂着花箋打底稿男的底稿是一篇『通俗教育的演說文』署名二字叫做『辛傑』女的底稿是『本星期教授細目』署名三字叫做『辛沈淑』（從底稿上點出姓名點得別緻上文許多寫景文字無非爲辛氏夫婦作傳）那時壁鐘正敲着六下案頭古銅小瓶裏插着幾朵月季花清風徐引花朵兒微微顫動彷彿見了這一雙夫婦花朵兒也自首肯辛氏夫婦的住屋便是從前王培卿夫婦的住屋培卿遷往上海這三樓三底的房屋由辛姓繼續租賃但是一切布置和從前大不相同檐前旣沒挂着鳥籠樓下側廂裏面向來塞滿着愁慘空氣破帳硬被有奄奄一息的病母啜泣不休現在可另換景象了風琴一張盆花幾架沈淑女士常在側廂裏奏琴一曲唱歌一闋他的

丈夫坐在旁邊傾耳靜聽依着歌聲琴韻把手指兒在几上按拍周圍空氣都含着蜜意甜情再不信同此地點曾演過一幕悲劇：再說樓上夫婦起稿完畢。望了一望壁上鐘約莫八旬鐘左右這時學校裏送來早餐夫婦倆聯翩下樓進餐完畢便在側廂裏澆灌盆花拭抹几案做一番照常的工課本集第八回中曾經表明辛氏夫婦都在學校裏充當教員所以在家時少出外時多除卻星期日都是早出晚歸家庭又很簡單不須雇着僕婦使喚在家的飯食全由學校裏廚役包辦省下米鹽瑣屑的工夫彼此都在學術上研究所以大宅子裏無論鬧出甚麼哭風罵雨慘霧愁雲惟有辛姓家庭依舊是風日和美天氣晶瑩和他家的景象不同他們初搬入這所宅子同居人家都議論這一對書獸子終日把書卷掩了面悶得甚麼似的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白白的把光陰丟掉不省得甚麼叫做行樂方法（明明是珍重時間然懶人眼光裏只算

是丟掉了光陰。男的是塊磚兒。女的是塊瓦兒。一夫一妻。分明開了磚瓦公司。這一片姍笑聲。笑得怪響。但是姍笑聲。尙沒停止。哭罵聲。早又發作。房東家裏哭。桂枝罵媒婆。李姓家裏哭。英姑罵婆娘。還有新搬來的仇姓家裏。婆媳們不時勃谿。順便伏此一筆。哭的哭。罵的罵。三個月來。哭聲兒沒有斷罵聲兒。也沒有歇。惟有辛姓家裏夫婦倆。早出晚歸。和顏悅色。從不曾翻過面皮。自古道。不見高山。那見平地。衆人瞧在眼裏。暗暗佩服。但是嘴上不肯服輸。惟有趙師母心直口快。常向衆人說道。休笑他們。開着磚瓦公司。據我的眼光看來。男的是個金童。女的是個玉女。一夫一妻。分明開了金玉公司。再說夫婦倆。澆灌盆花。拭抹几案。一一都已完畢。沈淑揭開琴譜。正待奏琴。一曲以遣幽情。卻聽得門鈴響。處從備弄裏走進一人。喚一聲。辛振亞先生在家。麼振亞笑向沈淑道。李夢生來了。我正有話和他講。你有暇也不妨出來談談。說時早已跨。

出側廂和夢生分賓坐定寒暄數語夢生皺着眉兒說道辛先生不瞞你說我自從遭了家變一應軟硬粗細的東西都被這很心婆娘捲個淨盡這幾個月來坐吃山空倘沒有你辛先生隨時援助多分已做了餓莩辛先生的雲天高誼一輩子感激不盡但是我昨夜睡在牀鋪上翻來覆去千思萬想到仗着人家養活胡亂度日終究不是個了局（極平常話卻從千思萬想中得之大是怪事）你先生但能救我的急不能救我的窮救窮方法全在自立難得你先生這般熱心好歹替我介紹一個職業免得我終日素餐抱慚不盡振亞笑道李先生你要打幹職業怎不向健甫康甫那邊想法兒他們都和你誼關同姓沒的擰着冷眼看你潦倒窮途不來援手夢生沈吟了片晌悄聲兒答道自從小女失蹤以後健甫待我的情分大不如前他又辭職歸隱和政界斷絕往來甚麼事都不干預怎肯把我推薦康甫雖在馬上充當淺水兵艦的艦長

(然則在艦上非在馬上矣)但他少年盛氣曉得小女失了蹤曾經寫信前來
把我一頓痛罵說我縱容後妻虐待親女釀成家庭的慘劇因此我沒顏向他
打幹職業振亞道足下對於康甫責備之言作何感想夢生道他的責備深中
我的病根可惜我當初受了婆娘的蒙蔽昏昏沈沈和睡夢裏一般(此台甫
之所以稱夢生也)現在如夢初醒只恨醒得太遲了振亞歎道不經憂患不
能澈底覺悟憂患兩個字真是醒夢之杵切夢之刀(可作格言讀)你既覺悟
了我便有一個相當的職業替你介紹倘然成就了你不但有了職業或者還
有意外的說到這裏披廂裏的沈淑女士早已款款盈盈的走將出來慌得
夢生離了座次鞠躬致禮沈淑堆着滿面笑容也答了一個鞠躬禮便請夢生
歸座自己卻在振亞的旁邊坐定了正是

語中蓄意何須盡 絃外餘音盡可參

第十二回 春夢一場自怨自艾 楚歌四面索債索人

夢生在山窮水盡的當兒。聽得振亞肯介紹他的職業。并且絃外餘音。不但有了相當的職業。還有甚麼意外的希望。這一喜非同小可。正待拉長着耳朵往下聽去。忽然辛夫人沈淑女士也來入座。把談話暫時剪斷。夢生看那沈淑。時衣衫樸素。態度安詳。休談那五官位置。一一得宜。單就兩隻眸子而論。又清秀。又活潑。端的是絕頂聰明人的特別表幟。回想女兒英姑。也有這一雙慧目。可惜福慧不能雙修。橫遭顛沛。不知流落在甚麼地方。想到這裏。方寸地一陣作酸。這兩顆淚點子能發而不能收。想在眼皮上築壩。搶險那裏擋禦得住。早已滾滾的奪眶而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振亞詫異道。咦。奇怪。你好端端怎樣。淌起淚來。夢生一壁拭淚。一壁哭喪着臉答道。辛先生幸恕。唐突尊夫人眉目之間。很有幾分和小女相似。不覺心酸。所以淌淚。說時聲調都淒梗了。沈淑。

道李先生這也難怪你傷心本來父女天性有快刀割不斷的愛情但是我在上海時會見貴族中健甫夫人他向我說令愛失蹤時你先生不但不去尋覓反說這般出乖露醜的女兒找了回來越把門第辱沒了我聽了這話以爲先生對於令愛有絕大的恶感恩斷義盡一輩子不願見面現聽先生的話卻又不然口口聲聲依然惦念着令愛似乎沒有甚麼恶感夢生垂着頭道我當時輕聽人言誤怪了我女委實荒謬絕倫到了今朝一百個懊悔也都沒用總而言之自從這萬惡婆娘進了門我恰似着了鬼迷一言一動全不由我自己做主以致鬧出這般的慘劇沈淑笑道先生既這麼說便不該把這萬惡婆娘娶到家裏（愈逼愈緊）夢生切齒道可恨這殺不可恕的媒婆信口開河說得天花亂墜甚麼三貞九烈甚麼三從四德我一時不曾細察便落了他的圈套說時又歎了一口氣道責人不如責己總而言之都是我自己的不是沈淑瞧了

振亞一眼暗暗示意振亞道責人不如責己理當如此假使足下沒有續鸞的念頭媒婆也不能強替你撮合可見一切煩惱都由心造夢生道我當時只爲年逾四十尙沒一個兒子動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念頭才膠續了這條鸞絃誰料希望都空休談未來的兒子連這眼前的女兒都沒了說時又禁不住淌下淚來振亞道生女生男論着血統關係不分甚麼輕重你有了一位令愛便不好說是無後續鸞一樁事原是多此一舉但君子不咎既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假使你有了相當的職業恢復了從前的損失又有人來替你做媒你便怎麼樣夢生連連搖頭道吃一次虧得一次教訓我拚着永守獨身主義誓不再入這個圈套振亞又道假如令愛尙在人間父女重逢你可算他辱沒了門第夢生又搖頭道今後我可清醒了再也不說這傷倫滅紀的話倘然父女倆有日相逢謝天謝地一輩子喜歡不盡只怕我

女遭了婆娘的毒手或者把他掠賣到別處他又是素性貞潔不和宅裏的桂枝一般見識（庸闇如夢生尙能作此話知女莫若父信不虛矣）此去凶多吉少那裏有重逢之日辛先生這件事請你別再提起我的心已片片碎割提起一徧便多受一次剗割的慘痛說時又索落落的淌了一陣淚辛氏夫婦見了也覺慘然便把英姑的事暫時撇開不挂齒頰（欲卽還離不可捉摸）當下又略談幾句閒話振亞便向夢生說尊事容我寫信到舍弟那邊託他設法位置大約一星期內成否定有眉目且待下星期日和你面談夢生稱謝作別忽忽然一星期振亞果把這件事推薦成就原來振亞有個胞弟單名一個豪字表字振華出身海軍和李康甫同班畢業（着眼）他在兵輪上充當副艦長他那邊正要物色一位書記員自然一薦便成況且尙有別種的關係以後自當說明現且按下慢提單說夢生有了職業欣然就道家裏被婆娘捲得空空如也行

李蕭然倒也別無牽累惟有積欠幾個月房金分文未付房東太太怎肯放他便走又是振亞從中解圍代夢生把積欠繳納清楚夢生才能成行若問振亞和夢生素不相識因甚竭力周旋把他拔出泥犁這其間自有一番講究也待以後說明暫且按下不提再說房東陸太太自從桂枝被拐以後不知淌了幾許涕淚又飽受他丈夫的責罵心境惡劣不待細說然而他有一種特殊的脾氣無論心境怎樣惡劣鄉鄰不肯不闖閑事不肯不管往往涕淚淋漓的當兒聽得人家談笑他便捱身入內問長問短遇着甚麼好笑的事情他含着亮晶晶的眼淚抱着濕黏黏的鼻涕也會隨着衆人哈天嘻地的一陣狂笑悲觀時候只管悲觀樂觀時候儘堪樂觀可以哭則哭可以笑則笑套着孟子的論調叫做房東太太婆娘之達者也但有一樁事他不得不擔着恐慌桂枝賠嫁的東西色色講究件件精工連同金珠首飾估算價值約在五千金左右當時從

着女兒的要求東挪西湊備着這副豐盛粧奩巴結這位漂亮女婿以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女婿有半子之靠遇着青黃不接時一定有個商量誰料人財兩失賠了夫人又折兵丈夫向他索人債主向他索債楚歌四面弄得對付爲難丈夫向他索人時他還強詞奪理說這個女兒是我養的十月懷胎三年乳哺吃盡了千辛萬苦橫抱三年那得長豎抱三年那得大巴巴地養到這麼長那麼大卻被人家拐去了我不向你索桂枝顛倒你向我索起女兒來從來只有藤繞着樹沒見樹繞着藤但是遇着債主來索債時這般論調一句都用不着鏡蓉又戀着烟榻不和人家會面門前債主雁行立專和房東太太爲難弄得沒做理會處一天房東太太也是受着債主逼迫想和租戶仇太太預支幾個月房金以便償還債息誰料踏進仇姓家裏一片敲几拍桌的聲音鬧得震天價響正是

救世不聞新道德 誤人惟有大家庭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說)…(小)…(情)…(言)

淚 情 癡

妹 姊 乳

之役。某官隨提督入臺灣。
於軍書旁午時。治遊挾妓。我軍
既敗。割臺媾和。某官與妓某。有
曖臂盟。至是流落不能歸。牛衣
對泣。鍾情獨深。書敍其事。
婉曲入妙。

甲午中日

是書爲言
情小說而寓懲勸者。敍同
乳姊妹二人。一貞一淫。一善一
惡。兩兩對勘。以明是非。其結果
爲福善禍淫。褒貶處措辭皆極
忠厚。誠通俗教育之良好
教科書也。

角 六·冊 二

角 五·冊 二

館分省各及館書印務商上海處售代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教育部審定

通俗教育講演用書

增訂

國恥小史

一冊三角

沈文濬編 是書歷舉我國近數十年來國際上之大事變。上起鴉片之戰。下迄日俄戰爭。文筆淺顯。議論沈痛。令人讀之。油然而生愛國保種之心。書爲沈君原編。復經沈彭年君詳加校改。最合通俗教育講演之用。

國恥小史續編

一冊三角

趙玉森編 日本要求及俄蒙交涉。實爲我國最近交涉中重大之案件。茲特將交涉真相。訂約全案。據實編成續編。凡我國民。亟宜人手一編。以資儆惕。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部褒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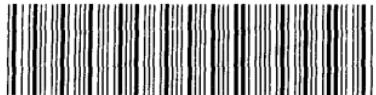
通俗教育。爲學校教育之輔助。尤爲今日之急務。本館編輯通俗教育圖書。歷有年所。下列各書。係教育部設通俗研究會審核。呈奉部令給予褒狀。已詳載政府公報。幸希公鑒。

秦漢演義四冊八角

| | | | | | | | | | | |
|-------|---------|--------|--------|------|------|------|--------|--------|--------|----|
| 冰 | 義 | 塊 | 孤 | 埋 | 大 | 模 | 魯 | 魯 | 萬 | 童 |
| 一册 | 上中 | 前編五編各冊 | 續前編二冊 | 孤編一冊 | 大編二冊 | 模編三冊 | 濱孫飄流續記 | 濱孫飄流續記 | 里尋親記 | 美洲 |
| 小大本六册 | 八角每冊編各冊 | 後編各冊 | 大本前編二冊 | 孤編一冊 | 荒編二冊 | 範編一冊 | 小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子 |
| 緣 | 黑 | 肉 | 雞 | 石 | 歸 | 町 | 大本五角五分 | 大本五角五分 | 大本五角五分 | 英 |
| 角元 | 角元 | 餘 | 感 | 棄 | 客 | 村 | 一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火 |
| 緣 | 黑 | 生 | 遇 | 石 | 客 | 記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山 |
| 角元 | 角元 | 述 | 記 | 記 | 記 | 記 | 二冊 | 二冊 | 二冊 | 報 |
| 緣 | 黑 | 記 | 記 | 記 | 記 | 記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仇 |

| | | | | | | | | | | |
|----|---|-----|-----|-----|------|------|------|------|------|------|
| 馨 | 兒 | 就 | 學 | 記 | 錄 | 傳 | 傳 | 傳 | 傳 | 傳 |
| 子英 | 火 | 山 | 報 | 仇 | 五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 賢 | 女 | 國 | 二童 | 子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大本三冊 |
| 賢 | 耐 | 忍 | 兒 | 傳 | 二冊 | 二冊 | 二冊 | 二冊 | 二冊 | 二冊 |
| 妃 | 同 | 小 | 流 | 記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 妃 | 刺 | 虎 | 豪 | 浪 | 義 | 義 | 義 | 義 | 義 | 義 |
| 小 | 樓 | 九 | 三 | 八 | 機 | 機 | 機 | 機 | 機 | 機 |
| 小 | 善 | 角五分 | 角五分 | 角五分 | 司 | 司 | 司 | 司 | 司 | 司 |
| 各五 | 傳 | 傳 | 傳 | 傳 | 鄉 | 鄉 | 鄉 | 鄉 | 鄉 | 鄉 |
| 各五 | 傳 | 傳 | 傳 | 傳 | 電 | 電 | 電 | 電 | 電 | 電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625B

6972

